

藏语韵母研究

瞿霭堂 著
青海民族出版社



藏语韵母研究

瞿霭堂著

1991.01.15

青海民族出版社

1991年·西宁

特约编辑：王青山

技术设计：郭承祖

封面设计：孙运协

责任编辑：完玛多杰

藏语韵母研究

瞿霭堂著

*

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民族印刷厂印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50千字 插页2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420—0267—8/G·224

定价：2.50元

序

我喜欢看瞿霭堂同志的语言学论著，因为他的文章，对问题有睿智的看法，有创造性的见解。记得1985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语言亲属问题的论文，对我国汉藏语系的分类，他认为不能拘泥于语系、语族、语支三分法，突破了中外学者近一个世纪的分类老框框，提出新的分类标准。本来语言的发展层次可以不完全不同，每个层次意味着语言的一次分化，代表一个共同语，是语言发展的一个阶段。但也很难设想“各语系语言分化发展的阶段完全相同”（作者语，下引同。）因而我们的分类，既不能刀砍斧凿，整齐划一；也不能把诸语言强行塞进一个假设的既定的框架中。“以致在分类研究中只在“横向”上做文章（即只考虑语族、语支层次上的增减），从不考虑‘纵向’的问题（即不考虑语言、语族、语支之间的层次或垂直层次的增减）”，因而有些问题就不好解决。汉藏语系众多语言，经过中外学者的调查研究，将近一个世纪，还有很多语言迄今还没上“户口”，不是语系成问题，就是语支未定。原因很多，主要是不能突破分类的框架，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

诚然，建国四十年来，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工作出现了很大的成绩，对国内各语系、语族、语支的语言作了全面的普查，并作了一定的分析研究。但过去偏重于具体语言的研究，语言亲属关系的研究较少，而语言的发生学分类研究主

要涉及历史比较语言学，构拟共同语，没有各层次 的共同语，也就不可能有分类的各层次。所以共同语的构拟是发生学分类研究中的一个必要的程序。

具体语言的比较研究是共同语构拟的基础。要搞好具体语言的描写研究，重要的是有真实可信的语音材料，语音基础的训练是语言工作者最基本的技能，它的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科学性。描写研究如果是在语音材料不甚可靠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比较研究也同样不会可靠，其结论必然是违背科学实际的。我之所以屡次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基础的工作还没有做好，就急于进行一番大的比较研究。这就如同在沙滩上建筑高楼大厦，基础不稳固，成果自然经不起推敲。瞿霭堂同志是学有根柢的，有严格的语音训练。在他多年专攻的藏语方面，是下了相当一番功力的。他对藏语诸方言都进行过深入研究。正因为他立足于记音准确、分析得当，才使得这一部集藏语韵母研究之大成的论著，有个精深可观的成果。

藏语历史悠久，研究成果也颇丰硕，而能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对藏语三个方言的韵母作一全面研究的，此书当属开创之作。汉藏语言中，韵母系统比声母和声调系统复杂，本身代表着整个语音系统发展变化的主流，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由于藏语在汉藏语系中的重要地位，藏语元音系统的历史变异规律，对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的语音研究都有参证作用。作者通过纵向的历时比较和横向的共时对应，对藏语韵母的发展演变的方式和规律作了立体的分析，对藏语语音系统的全面研究、对藏缅语族亲属语言的比较、乃至对整个汉

藏语系的共同语的构拟诸方面，都会提供很大的帮助。

语言分类研究的基点是亲属语言的比较。我们现在许多语言的分类很难说是谱系分类法，因为没有系统地进行过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含有类型学分类法的成分。因而要经过缜密的比较、审慎的构拟。要做到这点是不很容易的，不仅要贯通语言发展的历史，还要结合民族发展的历史。共时研究大多搞的是语言的表层成分；而历时比较则解决的是语言的底层问题。象藏语这样有文字记载的语言，毕竟是少数，况且探究历史也不能仅凭文字；文字形成前的语言史，以及根本无文字的语言史，主要依靠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口传“史实”。这里面有许多属于“底层”的语言成分，是不容忽略的材料。瞿霭堂同志的著作，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范例，把研究的钻头深入到了藏语韵母的底层中去，比较完满地阐明了韵母系统的原始形态和演变规律。希望我们的语言学界，多出一些这样的成品，使各个语系共同语的构架，多一些坚固的奠基石。

马学良 1989年3月30日

于中央民族学院素园

前 言

汉藏语言语音研究中，韵母的研究有历史传统。古今汉语音韵学家大部分精力都化在韵母上，音韵学几乎等于韵母学。这不仅因为汉语有为作诗编写的韵书这种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因为在汉藏语言中，一般来说，韵母系统比声母和声调系统复杂，发展较快，变化也大，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藏语有与汉语相似的语音结构，反映9世纪左右语言面貌的书面语中，五个元音和九个辅音韵尾组成的韵母系统，简明而齐整，与汉藏共同语或汉藏语言较古阶段的韵母系统更为接近。从发展来看，藏语元音变异如高元音*i*、*u*的央化规律、辅音韵尾的简化规律、韵尾影响和音节减缩产生新元音的规律等都对汉语或其他汉藏语言的语音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本书打算利用藏语的方言材料，通过书面语与方言以及方言之间的比较，从三个方面对藏语韵母进行综合研究。一是在全面介绍现代藏语韵母系统及其结构的基础上，追溯其历史来源，即“以今溯古”，以期能更深刻地认识藏语的韵母；二是以藏语书面语的韵类为纲，通过共时的横向比较，研究藏语韵母的方言变异或地域变体，以及这些变异或变体之间的关系，即方言的对应关系；三是通过历时的纵向比较，即“由古及今”，探讨藏语韵母发展演变的方式和规律。这三方面的研究能使我们对藏语的韵母有一个全面的、“立体”的认识，从各方言韵母的历史“积淀”中

窥探一千多年来藏语韵母发展演变的信息，为藏语语音史的研究打一个基础。为避免重复和节省篇幅，本书中一些常用的术语用略号表示。使用略号的术语第一次出现时，后加括号注明略号。为便于排印，本书藏文一律用拉丁字母转写。卷首附略号表和藏文转写对照表，以备检索。

本书付印前，承李永燧、王青山两位教授通读全稿，多所指教，特此致谢。本书符号众多、表格复杂、繁重而琐碎的校对工作均由劲松同志一力承担，并经青海人民出版社藏文编译室史学礼、完玛多杰诸同志和印刷厂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作 者

1988.10.25

略号表

- v 单元音韵母
v: 长元音韵母
ṽ 鼻化元音韵母
ṽ: 鼻化长元音韵母
v_n 藏文中没有的新的单元音韵母
vv 复元音韵母或真性复元音韵母
ṽṽ 鼻化复元音韵母
v_r 假性复元音韵母
vc 带辅音韵尾的韵母
c 辅音韵尾
c_n 藏文中没有的新的辅音韵尾
N 鼻音声母
n 复辅音声母中的鼻音前置辅音
p 复辅音声母中的非鼻音前置辅音
l 复辅音声母中的基本辅音

v、c或c_n

后加数码字表示未经变异的藏文中原有的不同单元音韵母(v₁、v₂、v₃…)、辅音韵尾(c₁、c₂、c₃…)或经变异产生的新的辅音韵尾(c_{n-1}、c_{n-2}c_{n-3}…)。

- w 卫藏方言
k 康方言
A 安多方言
• 藏文转写标志

- ~ 表示“或者”
- 表示“变为”
- 表示“对应”

藏文转写对照表

ཀ (ka)	ཁ (kha)	ག (ga)	ང (nga)
ཅ (tca)	ཆ (tcha)	ཇ (dza)	ཉ (ṅa)
ཏ (ta)	ཐ (tha)	ད (da)	ན (na)
པ (pa)	ཕ (pha)	བ (ba)	མ (ma)
ཙ (tsa)	ཛ (tsha)	ཌ (dza)	ཡ (wa)
ཞ (za)	ཟ (za)	འ (fia)	པ (ja)
ར (ra)	ལ (la)	ཤ (ṣa)	ས (sa)
ཨ (ha)	ཨ (ʔa)	གཉ (gja)	གམ (g-ja)
ཨ (ʔi)	ཨ (ʔu)	ཨ (ʔe)	ཨ (ʔo)

目 录

一、藏语韵母概说	(1)
(一) 单元音韵母	(3)
(二) 复元音韵母	(25)
(三) 带辅音韵尾的韵母	(47)
二、藏语韵母的方言对应	(110)
(一) 韵母对应的基本方式	(111)
(二) 韵母的对应规律	(113)
三、藏语韵母的演变	(212)
(一) 韵母演变的因素	(212)
(二) 韵母演变的方式	(219)
四、余论	(234)

一 藏语韵母概说

现代藏语韵母的结构方式，同汉语很相近，也可以分为三类：单元音韵母（v）、复元音韵母（vv）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vc）。不过具体特点不一样：藏语有较多的鼻化元音（ \bar{v} ），复元音大多是真性的，辅音韵尾（c）比现代汉语多得多。现代藏语三个方言的韵母分布情况不同：从数量来说，卫藏方言（w）最多，康方言（k）次之，安多方言（A）最少。藏语声母和韵母在数量上有一定的搭配比例：即声母多的地方，韵母就少；声母少的地方，韵母就多。这是一种互补消长现象，也象是语言中的一种“生态平衡”现象。我们从各方言选几个点，比较一下它们韵母和声母的数量，问题就清楚了。（见后页表一）

从表一可见，卫藏方言声母三十多个，韵母五六十个；康方言声母五十个，韵母三四十个；安多方言声母一般都有七八十个到一百多个，韵母则只有二三十个。这样，我们把握了上下两个限度：现代藏语中韵母最多有六七十个，最少则二三十个。卫藏方言v、vv、vc都多，所以韵母多；安多方言v少，又没有vv，所以韵母少，康方言正好居中。

从韵母性质来看，各方言也有明显的特征：卫藏方言是撮唇元音特征，即大多地方都有撮唇元音y、ø；安多方言是央元音特征，即大多地方都有央元音ə；康方言一般是以兼有上述两个特征为特征。另外，康方言还有圆唇的后元音

		声母	韵母			合 计
			单元音韵母	复元音韵母	带辅音韵尾的韵母	
藏 文		230左右	5	3(?)	80左右	90左右
卫藏方言	拉 萨	28	17	2	23	47
	泽 当	35	17	3	23	43
	日 喀 则	28	17	8	30	56
	噶 尔	34	16	16	41	75
康 方 言	德 格	49	8		17	25
	雅 江	43	14	3		17
	结 古	46	12	2	13	27
	中 甸	49	9	16	17	42
	那 曲	48	12		25	37
	改 则	45	15	5	27	47
安多方言	夏 河	48	6		25	31
	阿 力 克	134	7		26	33
	循 化	63	6		13	19
	化 隆	77	9		14	23

(表一)

(ɔ或ɒ)和央元音(ə)特征。

当然，各方言在韵母上有一些交叉现象，这并不奇怪，上述情况是指有关方言韵母的“主流”。根据这种韵母的“主流”，就象根据声母和声调一样，使我们能辨别出不同的方言色彩。

下面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来讨论藏语的韵母。为了能从本质上反映藏语韵母的面貌及其在方言中的异同，我们采用肯定性的特征分析方法（不讨论否定性特征），并从语音特征、分布特征和历史特征三个方面研究上述三类韵母。语音特征是指韵母元音的物理特性；分布特征是指韵母元音与其他元音、辅音韵尾和声调的配合关系；历史特征是指韵母的历史来源。

（一）单元音韵母（v）

现代藏语的v可分为口元音和鼻化元音两类。三个方言出现的口元音大约有十五个：i、ɪ、e、ɛ、ə、a、ɑ、ɒ、ɔ、o、u、u、y、ø、θ；鼻化元音大约有九个：ĩ、ē、ē、ā、ō、ũ、ũ、ỹ、ō̃。所以说“大约”，是因为藏语分布幅员广大，情况复杂，这个数目只限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只能基本上反映藏语v的面貌，下面的讨论也是就这个意义而言的。这个数目也不代表现代藏语v的综合韵类，因为我们在记录过程中，语音上的细微差别不加区分，以相同的符号表示，而较大差别或具有明显特点的，则用不同符号，故上列韵母就包括了不同韵类在方言（或土语）中的变体。现将v的一般分布情况列表如下（所举例字不限于表上所列之点）：（见后页表二）。

i 拉萨 miɿ “人”，日喀则 riɿ “山”，噶尔 ni:ɿ

	i	ɪ	e	ɛ	ə	a	ɑ	ɔ	o	u	y	ø	o	ɪ	ē	ā	ō	ū	ǖ	ǚ	ǝ	合计	
拉萨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泽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日喀则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噶尔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德格	+	+	+	+	+	+	+	+	+	+	+	+	+	+									8
结古	+	+	+	+	+	+	+	+	+	+	+	+	+	+	+	+	+	+	+				12
那曲	+	+	+	+	+	+	+	+	+	+	+	+	+	+	+	+	+	+	+	+			12
改则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夏河	+	+	+	+	+	+	+	+	+	+	+	+	+	+									6
阿力克	+	+	+	+	+	+	+	+	+	+	+	+	+	+									7
循化	+	+	+	+	+	+	+	+	+	+	+	+	+	+									6
化隆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表二)

“二”，德格 *tsi1* “计算”，昌都 *mi1* “人”，结古 *miŋ* “伤”，中甸 *pi1* “藏族”，夏河 *ri* “滚动”，阿力克 *rima* “羊粪”，化隆 *simo* “凉爽”。

i 那曲 *ri1* “布”，改则 *ni1* “睡”，碌曲 *ɕi* “面粉”。

e 拉萨 *tɕe1* “骡子”，日喀则 *tɕ'e1* “升(量具)” 噶尔 *peŋ* “例子”，德格 *ɕ'eŋ* “打开”，昌都 *ndze1* “钉子”，结古 *tseŋ* “尖”，中甸 *re1* “布”，夏河 *ne* “火”，阿力克 *rke* “头颈”，化隆 *tɕe* “舌头”。

ɛ 拉萨 *ne:1* “睡”，日喀则 *seŋ* “杀”，噶尔 *me:1* “受伤”，德格 *te1* “看”，昌都 *se1* “金子”，中甸 *ɕe1* “说”，博拉 *ɕe* “说”，卡加 *ndzɛ* “大米”。

ə 日喀则 *ŋe1* *maŋ* “从前”，江孜 *pə1* “爸爸”，甘孜 *tɕe1* “刀”，昌都 *pəŋ* “毛”，结古 *pəŋ* “毛”，中甸 *nə1* “人”，夏河 *ɣzə* “四”，阿力克 *tɕ'ə* “水”，化隆 *rə* “山”。

a 拉萨 *tɕaŋ* “头发”，日喀则 *k'aŋ* “口”，噶尔 *tɕa1* “鸟”，德格 *la1* “山”，昌都 *pa1* “照片”，结古 *pa1* “黄牛”，中甸 *ta1* “马”，夏河 *ŋa* “我”，阿力克 *tɕa* “茶”，化隆 *ɣga* “喜欢”。

ɑ 德格 *ma1* “酥油”，得荣 *ŋa1* “鼓”，达日 *wa* “羊毛”，斑玛 *ndzɑ* “谒见”。

ɒ 称多 *t'ɒ:ŋ* “灰”，结古 *mɒ:1* “酥油”，天祝 *ndzɒ* “谒见”。

ɔ 拉萨 *t'ɔ:1* “锤子”，索格 *p'ɔ:1* “胃”，木雅 *tɕ'ɔŋ* “方向”，改则 *lɔŋ* “肺”，大坡岗 *ndzɔ1* “饱”，同